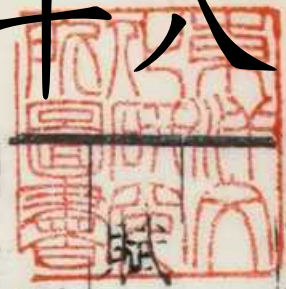


# 卷六十八

廣文選卷第一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六十八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天地廣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廣文選卷第六十八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論四

釋時論

王彥伯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  
 自洹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  
 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  
 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  
 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  
 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如其已冰子曰吾  
 聞宗廟之器 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  
 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



何恤而無祿推先王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  
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  
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從橫之世賢智顯  
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  
道以暢摠是則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  
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  
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  
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  
指禿腐骨不簡蚩儻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  
門穆穆綜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  
常榮肉食繼踵於葦屋蔬飯藁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  
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噲  
為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胸胎者以無檢為弘  
樓坳者以守意為堅貞朝孝者以麤發為高亮韞秦者  
以色厚為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眠眠者以難入  
為凝清拉荅者有沉重之譽嗾閃者得清勦之聲嗆啞  
怯畏於謙讓闖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  
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  
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  
齟齬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教蔑道素懾吁權門  
心以利傾智以勢昏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  
受聽探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  
買職童僕闖其車乘閤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叅於靖室  
疏賓徒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



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  
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論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  
素志凌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  
時無狡兎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永子釋然乃悟曰  
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  
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  
素彈琴誅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  
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日飛暮沉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  
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  
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

文章流別論

摯仲洽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攸窮理盡性以究

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

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  
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  
擊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  
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  
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  
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  
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  
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  
所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  
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

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  
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  
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  
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  
割相如之浮說楊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  
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  
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  
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爲雀  
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  
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洵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  
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言其餘雖備曲折  
之體而非之正也

徙戎論

江應元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  
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贊幣不同法俗詭異  
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  
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  
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  
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  
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  
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備於鬼方有周  
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  
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



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成楚吞蠻氏

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強且若漢人侵之末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弃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

及遣比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羗十年之中  
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  
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  
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  
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沮怙終于覆敗段熲  
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當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  
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  
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干  
萬等後因拔弃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  
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執非所以爲萬  
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  
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  
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誼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  
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  
志能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  
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  
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  
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  
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  
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  
界內諸羗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  
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  
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  
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不爲盛世未久之規



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  
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剛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羗  
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  
不以羣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  
哉難予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  
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疫厲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戮  
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  
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予  
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  
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羗戎離  
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羗戎  
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塞  
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命  
離獸逆不能相一子以此等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  
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  
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  
短長之命而今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  
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  
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  
之人戶皆爲雙言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  
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  
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  
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  
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



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漢南數世之後亦輒叛矣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強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勞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嚙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

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  
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  
彼羈旅懷土之恩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德施末世於計爲長

聲無哀樂論

嵇叔夜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  
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  
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  
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  
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  
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歷世  
監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  
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  
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  
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  
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  
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  
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  
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  
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  
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  
用均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  
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  
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  
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  
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  
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哉風  
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  
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  
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  
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為稱今以甲賢而  
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  
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  
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  
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  
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  
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  
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  
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  
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  
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  
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  
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  
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幽度哉  
心戚者則形為之動情悲者則聲為之哀此自然相應  
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眾為難  
不能者不以聲寡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

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  
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  
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  
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  
實俱去耶又云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  
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  
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  
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  
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  
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  
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  
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  
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  
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今聲音之  
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  
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  
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  
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  
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  
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  
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躋矣若音聲  
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  
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可欲令天下  
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

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而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違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詎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聞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頽然獨見矣今矇瞽面墻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頽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下

和之寃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噓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踈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筵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弦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兢楚師必敗羊舌毋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

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  
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  
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  
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  
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  
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  
知今且先議其所見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  
言否乎難者必曰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  
難以立鑒識之域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次律鳴管  
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  
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  
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  
知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  
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  
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  
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  
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  
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  
不兢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  
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  
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  
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  
發楚庭來入晉平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  
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上生下

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聞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聞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垂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內籟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籟不因惠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



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美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為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為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鞀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聞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亂下首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青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摠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為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為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



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感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感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真五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

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感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  
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  
懽則感不感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  
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嘗  
見笑噓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  
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  
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  
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  
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  
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  
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舞由此言之舞之不若  
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噓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  
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  
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  
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噓之  
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  
而以無笑噓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  
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  
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  
之風抑惛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  
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  
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  
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  
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

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儻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合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

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損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及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姪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錢神論

魯子道

有司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  
慕母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  
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  
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  
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  
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修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  
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  
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爲筐篚以機神爲幣帛  
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  
哉子之云旣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  
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  
守實無異於遺劔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

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浚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遺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瑩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賈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今聞笑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况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窮達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加歸田雖有中

書文選卷第...

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達性論

何奉天

夫兩儀既住帝王叅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仰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庶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行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殷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蠓蠕並為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候豺獾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麝郊庶人不數畧行葦作歌霄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適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人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

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安邊論

何承天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牙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畧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卒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濟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來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膏腴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

方召摠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爲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縱負歸國元後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畧地而輕兵掩襲急狂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畧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



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浹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表陵  
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  
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昔斥候之郊非畜  
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征甲繕兵  
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  
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  
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畧  
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耻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  
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  
授奇楊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  
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  
徙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  
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非右邊戍未增星居布野  
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  
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  
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  
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  
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波且今春踰濟旣獲其利  
乘勝怵伏未虞天誅比及秋未容更送死森騎蟻聚輕  
兵鳥集竝踐禾稼焚蕪間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  
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  
賞捐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竝修  
農戰無動衆心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  
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

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  
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  
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  
闇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  
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拚就路視遷如歸二曰  
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  
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積毀猶  
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箸城內假其  
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  
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  
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陣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  
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纂備車牛以飾戎  
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伍伯兩參合鉤連  
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乎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旣已  
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  
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關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  
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  
行請以自衛弓榦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  
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  
竝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  
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  
戊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旣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  
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  
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

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  
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  
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遠奔救天下  
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望朝廷遣軍此  
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  
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  
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  
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困  
事箸書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  
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  
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具閭術墉壑存者  
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

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  
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  
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俱全軍  
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  
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日久邊令弛縱弓  
餘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  
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  
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  
境諸所課仗竝加雕鏤別造程式若有遺缺亡刃及私  
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  
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  
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

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  
徹敵之要也

肉刑論

袁宏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慾之  
情動於內也於是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  
能克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  
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  
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  
也三代相因其義許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闕宮  
者守內則者守囹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  
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  
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  
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  
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  
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  
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黜其善惡所以僭勸其情  
消之於未殺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  
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不由其  
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  
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  
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

求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  
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博奕之  
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愛  
命海內未平聖朝軋軋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  
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騫博  
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  
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切惜功  
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勛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  
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  
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音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  
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  
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  
希圖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  
名立而鄙賤遠矣

諸葛亮論

袁孝居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  
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  
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  
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  
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載之矣行  
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  
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  
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  
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





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既脫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疆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關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置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立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

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 神滅論

范子真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荅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荅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荅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匪已革矣安有生人之

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比骨骼從何而至此邪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枯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漸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荅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荅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荅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荅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荅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荅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荅曰是也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心慮乎荅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



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荅曰五臟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荅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荅曰眼向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大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助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掌此心哭聖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華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貞極理無有二而丘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荅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驂騮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旣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彌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

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荅曰妖恠茫茫或存  
或亡疆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為人  
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  
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  
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  
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  
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  
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  
不恤親戚不憐貧賤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  
淺是以圭撮步於貧友允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  
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餘之期友無遺棄之報  
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  
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堯率之樂故捨逢掖襲  
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弃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  
使兵挫於行間更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木  
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  
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  
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  
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  
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  
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王何論

范武子

或曰黃道緬邈至道淪翳濛濛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  
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

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  
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荅曰子信  
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  
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  
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駁實騁繁文  
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沫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  
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  
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  
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  
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  
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為巧扇  
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  
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德大

演慎論

傅季友

大道有言慎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  
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  
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  
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  
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  
屋有蔀家之灾鼎食無百年之饗然而徇欲厚生者忽  
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不息乘  
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天  
命之釁其故何哉流弱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

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蘗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啟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耒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曾心巖墻絕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鐘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翩鍛於垂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醢

亦其積福也

猶履兵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

其懼患也若無懲而乘

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邈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平桑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天弗為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為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況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叩蹙泛衝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慎而已矣

廣文選卷第六十八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六十九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說廣

籍田說

曹子建

春耕千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特疇禾黍異田此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也涌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藜臭蔚弃之遠壇此亦寡人之所遠也佞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大咸取驗

